

语文教学参考资料汇编

●外国文学部分 (下)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编

说 明

《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汇编》是根据《全日制十年制学校中学语文课本》所规定的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部分）和外国文学篇目，从我们收集到的资料中选编的一套参考资料。

这套资料主要供我系学生实习和教师研究中学语文教学使用。资料收集范围是解放后的中学语文教学参考资料和近几年来有关刊物及各院校交流资料上的有关文草。在选编时，根据实际教学需要，对所选部分材料作了删改，其中有些篇目是由我系教师补充编写的。

《资料汇编》共分九册：

第一册：古典文学部分（初中一、三、五册篇目）。

第二册：古典文学部分（初中二、四、六册篇目）。

第三册：古典文学部分（高中篇目）。

第四册：现代文学部分（初中一、三、五册篇目）。

第五册：现代文学部分（初中二、四、六册篇目）。

第六册：现代文学部分（高中篇目）。

第七册：外国文学部分（初中一、三、五册篇目）。

第八册：外国文学部分（初中二、四、六册篇目）。

第九册：外国文学部分（高中篇目）。

由于我们资料不全、水平有限、时间紧迫，书中缺点和

错误在所难免，恳切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

一九七九年一月

目 录

《装在套子里的人》参考资料

- 读契诃夫《套中人》 何家槐 (1)
契诃夫和他的小说《套中人》 王 珊 (11)
《套中人》 (23)
《套中人》自学指导 (27)
《装在套子里的人》 徐振维 姚建庭 (31)

《唐吉诃德》参考资料

- 《堂吉诃德》分析 曹淑芬 (40)
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 文美惠 (52)
《堂吉诃德》 陈贤德 (58)
《堂吉诃德》简析 张 黑 (64)

《在法庭上》参考资料

- 《在法庭上》 谭得伶 (71)
《在法庭上》简析 陈元培 (90)
《在法庭上》分析 (95)
《在法庭上》 (98)

《守财奴》参考资料

- 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典型
——《欧也妮·葛朗台》简析 郑克鲁 (106)
*《守财奴》 雷鸣凯 (114)

- 《守财奴》分析 (127)
《守财奴》 朱宝元 (149)
- 《泼留希金》参考资料**
- 《泼留希金》 谭绍凯 (157)
《泼留希金》 葛杏春 (167)
《泼留希金》 徐振维 姚建庭 (177)
《死魂灵》中泼留希金的形象 康林 (183)
泼留希金——俄国腐朽的农奴制度的产物 苏立康 (188)
- 《威尼斯商人》参考资料**
- 《夏洛克》 陈惇 (193)
莎士比亚和他的《威尼斯商人》 朱维之 (208)
《威尼斯商人》分析 (217)
《威尼斯商人》分析 丁子春 (232)
- 《项链》参考资料**
- 谈《项链》 罗大冈 (241)
一篇杰出的短篇小说——《项链》 王威宣 (249)
《项链》 (255)
冷峻、深刻、精巧、严谨
——谈莫泊桑的《项链》 刘士杰 杨志杰 (260)

读契诃夫《套中人》

在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中，“套中人”（又译“套子里的人”，写于一八九八年）是脍炙人口的作品之一。里面的主要人物——别里科夫，已经是一般读者所熟悉的。批评家常常爱把这个人物作为说明典型的例子。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虽已完全不同，但阅读这个作品，仍然可以得到很多启发。它不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时的俄国社会，而且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自己的旧思想意识，帮助我们革除过时了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别里科夫是一个俄国高等学校的希腊文教师，是一个性情孤僻、思想保守，就像缩在壳里的蜗牛一样的可笑的家伙。他出门永远是穿着套鞋和大衣，带着雨伞，即使在顶晴朗的时候也是这样，因为他生怕会突然发生什么事情，生怕会突然下起雨来或结起霜来，使他淋湿或受寒。平时他把什么东西都包得严严的，装在灰色的盒子或套子里，连他的那张脸也老是藏在翻起来的衣领中，从不露在外面。他一生戴着黑眼镜，穿着厚绒线衫，还用棉花塞住耳朵。坐马车总要命令马车夫支起车篷来。他的卧室很小，也像一个盒子。床上一年四季挂着帐子。睡觉总要穿着睡衣，戴上睡帽，还把脑袋蒙在被子里。房里不论怎样闷热，他也不敢打开门窗。就是像这样躲在被子底下，他还是战战兢兢，生怕会发生什么乱子，生怕他的用人会谋害他，生怕小偷溜进来，因而睡

不着觉或通宵做着恶梦，仿佛受了极大的刺激似的。

他禁忌很多，也很虚伪。大斋的饮食不合他的胃口，他又怕人家说他不持斋，不敢吃肉，于是吃牛油炸的鲈鱼，他认为这东西固然不是大斋的食物，可也不能叫作肉。他不用女用人，怕人家说他坏话，于是雇了一个六十岁的老头子——从前当过勤务兵的阿发纳西。

古怪、胆怯、虚伪、孤僻，这是别里科夫性格上的特征。他还有一点特点，就是一切新鲜的事物他都害怕。一切事情他都怕它越出常轨，就是新设立一个茶馆，一个阅览室，或者一个剧院俱乐部，他对它也惊惶万分。他逃避生活，脱离现实，歌颂过去，喜欢空想。事实上他所有的一切——套鞋、雨伞、大衣、绒线衫、黑眼镜、塞耳朵的棉花、马车上的车篷、睡衣、睡帽、被子、门窗、各式各样的禁忌，甚至他所教授的希腊文，都成了保护他免受外界刺激和侵犯的甲壳。像这样保守落后的人物，必然要被群众抛弃，被历史淘汰，成为时代的渣滓，最后归于灭亡。

据契诃夫的弟弟米哈·契诃夫说，别里科夫这个形象是以契诃夫故乡大岗罗格初级学校的教员兼学监亚历山大·狄诃诺夫为模特儿的。这个狄诃诺夫，在三十年的长时间中，竟没有丝毫变化和发展，每天教着同样的书，说着同样枯燥乏味的话，过着同样平凡而灰暗的生活，他根本没有什么理想和远大的目标，仿佛纯乎是一架机器。他也永远穿着套鞋，带着雨伞，连好天气里也是这样。

然而作者不是限于摹写现实人物，记录现实生活，而是经过广泛地观察许多具有狄诃诺夫一类性格的俄国知识分子，深刻地分析研究了他们的生活习惯和思想特征，经过科

学的抽象和概括以后，把别里科夫这个人物创造出来。在艺术的加工过程中，狄诃诺夫这个人物无疑地是被契诃夫有意识地夸张了，这才成了艺术的形象，成了一个这样充分而突出地表现当时俄国知识分子的本质的典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契诃夫是站在现实生活中间，用敏锐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客观事物的。因为这样，他的描写才能够这样真实，批判才能够这样深刻。

他插入了别里科夫差点结婚一段故事，对于刻描这个典型是有帮助的。有了这个生动的插曲，这个人物的性格就显得更突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也发掘得更深入，这样也就帮助了小说的主题思想的表现。这一段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这个了无生气的高等学校里，忽然来了一个新的史地教员密哈衣·沙维奇，柯瓦连科和他的妹妹华连卡。这两个都是健康、活泼、勇敢、自由不羁的青年，因而他们的到来，仿佛是在死水池里投下了一颗石子；华连卡的歌声和笑声更仿佛是空谷中的足音，惊醒了那些麻痹了的灵魂，唤起了他们对于生活的渴望。总之，大家都被她迷住了，连别里科夫也在内；甚至在经过了大家的怂恿以后，别里科夫居然决定和华连卡结婚。他差不多天天都同他出去散步，把她的照片供在桌子上，而且经常找人谈家庭生活，认为结婚是终身大事，还经常到她家里去看她。这表明什么？这表明连这个脸色苍白、身躯矮小，不问什么天气总是穿着套鞋、带着雨伞、翻起衣领，睡觉总要挂上帐子、蒙上棉被、关严门窗的好笑的人也是有“爱情”的，也是有生活的欲望的。爱情与生活，就连别里科夫这样的人也能征服，使他成为俘虏。这也表现了契诃夫的乐观主义，见得契诃夫对于生活是怎样热爱，对

于人是怎样充满着信心。

可是别里科夫无力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他不能丢掉自己的套鞋和雨伞而爬出自己的甲壳，不愿意丢掉自己的阴郁和古怪。他虽然也想结婚，但华连卡和他哥哥的生活习惯，思想意识和性情都和他格格不入，婚后应负的义务和责任也使他十分害怕，惟恐日后惹出麻烦，闹出是非，打破他那死水般的腐臭的生活。因此，不管旁人怎样怂恿，他还是一股劲儿地拖延，始终不正式求婚。而柯瓦连科呢，却是从心眼儿里蔑视别里科夫，常常公开表示厌恶，骂他是爱进谗言的家伙，骂他是蜘蛛，是该死的东西，在这样矛盾的情况下，结婚当然是不可能成为事实的。

然而这是不是证明爱情和生活的没有力量呢？不是的，绝对不是的。这恰恰证明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由于阶级限制，由于本身的软弱和胆怯，一方面是无力抗拒爱情和生活，一方面又无力真正地接受爱情和生活，在爱情和生活前面表现迟疑和动摇，畏缩和退却；面对爱情和生活的逃避，也就注定了这些人的毁灭和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说，别里科夫这个人物的命运确实反映了他自己的阶级的命运，反映了当时俄国历史的真实。

他们彻底破裂的原因，说起来也很好笑，甚至荒唐得使人难以置信——在五月节郊游的时候，别里科夫忽然看见柯瓦连科骑着自行车来了，后面还跟着华连卡，她也骑着自行车。他们兄妹俩都兴高采烈，闹闹嚷嚷，因为这正是春天，而且那一天的天气又特别可爱，他们的心里都洋溢着无比的欢乐。这都触犯了别里科夫的道德观念和传统思想。他大为吃惊，脸色从发青变成发白，呆呆地站住，好像忽然成了化

石。他认为高等学校的教师和小姐骑自行车不合规矩，不成体统，是不能容许的。

这件事使他非常烦恼，他竟病了。第二天他连午饭也没吃，傍晚就到柯瓦连科家里去访问他们兄妹俩，一方面解释一下一张漫画里画的事情（那张漫画面着别里科夫打着雨伞，穿了套鞋，捲起裤腿，臂弯里挽着华连卡）跟他毫无关系，完全是坏人的恶意攻击。声明他自己在各方面都称得起正人君子，一方面告诉柯瓦连科骑自行车这样的消遣，对于青年的教育者来说，是绝对不合适的。柯瓦连科反问“怎么见得？”他回答说：

这当然是用不着解释的，密哈衣·沙维奇——这道理当然是不说就很明白的！如果教师骑自行车，那还能希望学生做出甚么好事来？他们所能做的就只有倒过来，用脑袋走路啦！既然这种事情还没有得到明白的批准，那就不该做。我一看见您的妹妹，我的眼前就变得一片漆黑。一位小姐，或者一位姑娘，却骑脚踏车——这真可怕！

接着，这位“正人君子”还发出了更希奇古怪的论调：

我所要做的，不过是忠告您，密哈衣·沙维奇。您是年青人，您前程远大，您的举动得十分小心才成，而您却这么马马虎虎，唉，这么马马虎虎！您穿着绣花的衬衫出门，人家经常看见您在大街上拿着书走来走去；现在呢，又骑甚么自行车。校长会听说您和您的妹妹骑自行车的，然后，这事又会传到督学的耳朵里去。这是没有好下场的。

这样的话反映了俄国贵族地主阶级的封建思想，也反映了俄国资产阶级的保守思想。比较胆小一点的人也许会吓倒的，可是，柯瓦连科用来回答这个道德家的说教的，是沮

咒：“谁要是来管我的私事，就叫鬼逮了他去！”

这真使别里科夫恐怖起来，他声明为了防止别人偷听了他们的谈话，他要把谈话内容去报告校长。报告校长，是吓不倒柯瓦连科的，柯瓦连科骂他“该死的东西”，一把抓住他的衣领，使劲一推，别里科夫就连同雨鞋一类东西一齐乒乒乓乓滚下楼梯去。

这时恰巧华连卡带着两位女朋友回来了，这在别里科夫，简直比摔断两条腿和拧断脖子还可怕，因为他不愿意成为取笑的对象，生怕这样一来就会闹得满城风雨，连校长和督学——他的上司们也会知道，说不定又会有什么促狭鬼画漫画，到处传送，到头来说不定还会闹到奉命退休呢。

别里科夫的狼狈相使她忍不住哈哈大笑。就是这个笑声结束了预期中的婚姻，也结束了别里科夫的人间生活，——过了一个月，这渺小的人物就死了。从此他永远装在套子里，终于实现了他的最高的理想！

契诃夫以生动的笔墨描写了这个可笑的人物和他可悲的命运，使这个可笑的人物永远成为人们嘲笑和憎恶的对象。这个艺术形象的塑造充分显示了契诃夫的讽刺天才。

别里科夫所以写得这样成功，主要是由于作者通过对这个人物的讽刺深刻地体现了一种思想。苏联作家安东诺夫的话是很有道理的：

即使你很久没有读“套中人”，而且忘记了别里科夫所发生的一切事情的详细情节，你只要想起这篇小说的思想，只要想到站在生活外面的人们，一个穿着套鞋和翻领大衣、微微曲着背的胆小的人立刻就会在你的眼前浮现出来。（论短篇小说的写作）由于契诃夫对这个人物极端憎恶，他才能

这样无情地嘲讽他，鞭挞他，最后终于把他永远埋葬了。这个故事的讲述者布尔金所说的话——“我老实说，埋葬别里科夫那样的人是一件很快活的事……啊，自由啊，自由！只要有一点点自由的影子，只要有可以享受自由的一丝希望，人的灵魂就会长出翅膀来！”——实际上表达了契诃夫自己的思想感情，表现了契诃夫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对于柯瓦连科兄妹，特别是柯瓦连科，契诃夫是用赞美的语调写的，在所有这些人物中，他们敢说敢笑，敢大声唱歌，敢骑自行车，敢在大庭广众间吵吵闹闹，兴高采烈，毫不掩饰地表示自己的真实情感。只有他，柯瓦连科，才敢批评当时的俄国高等教育，认为那些高等学校并不是什么学府，而是警察局，里面弥漫着一股沉闷的、腐败的、酸臭的气味，认为那里的教员不是导师，不是教员，而是一些芝麻大的小官僚，他表示宁愿到乡间去捉捉龙虾，教教小孩子，不愿意在这阴暗的环境中死气沉沉地尽呆下去。他当面驳斥死守旧制度、反对新事物的别里科夫，嘲笑他，痛骂他。他显然有了新的思想和新的倾向，是渴望自由、追求真理、富于生命力的人物。

至于像布尔金一样的高等学校教师们，虽然受过屠格涅夫和谢德林的陶冶，虽然也有一点点自由民主的思想，但他们缺乏勇气，容易屈服和妥协。他们虽然厌恶别里科夫，却什么事情都迁就他，无故减少学生的品行分数，无故禁闭学生，开除学生，甚至同全城市的人一样地不敢大声说话，不敢随便写信，不敢自由行动，他们只是忍气过着雨天的生活，过着套子式的生活，过着在泥塘中挣扎呻吟的生活，在烦闷得无可奈何的时候，最多只能玩玩牌戏，说说废话，混

日子，其他事情是一点也干不了的。在这样的一些人物中，这个老是穿着套鞋、带着雨伞的可笑的人物当然可以统治整个高等学校，而且竟统治了十五年之久。像这样，他们和那些因为怕给别里科夫听见而不敢在礼拜天组织私人演戏的虚伪、胆怯、庸俗、鄙陋的太太们和教士们，又有什么区别呢？

对于这样的知识分子，契诃夫虽则带着同情和怜悯的眼光看着他们，可是毫不容情地批评他们。任何庸俗、胆怯和虚伪，契诃夫都是不能忍受的。

是呵，有思想的正派人读过屠格涅夫、谢德林、勃克尔等等，可是他们却低声下气，忍受这种事——事情就是这样的。

借兽医伊凡·伊凡尼奇的嘴说出来的这些话，难道不是契诃夫自己对于当时俄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批评吗？

当然，在当时的俄国，庸俗和愚蠢的人到处都是有的，例如村长的老婆玛尔娃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她一生都没有离开家庭和炉子，从没有见过城市和铁路，虽然健康，却很愚蠢，她的生活和思想也都是深深地藏在套子里的。在当时的俄国到处都有套子式的生活和别里科夫式的人物，这种人物正像布尔金所说，虽然埋葬了一个，却还有千千万万个存在，而且还会继续产生。

而这就是当时俄国的现实生活。

“不成，不能照这样生活下去，”“套中人”的兽医伊凡·伊凡尼奇这样说。可是要怎样生活下去呢？十九世纪后半期的大部分俄国知识分子是还不能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的。他们虽然厌倦于沉闷无聊的生活，憎恨丑恶平凡的现

实，梦想美好的未来，却不懂得怎样才能实现他们的梦想。

契诃夫揭露了他们的无力和无能，揭露了他们的空虚和庸俗，特别是无情地抨击了像别里科夫这样卑鄙、胆小、保守，落后、反对新鲜事物、维护既成秩序和崇拜统治阶级的人物；然而，同时他又指出了改变生活要依靠大家的勇气和决心，依靠大家的行动和力量，指出了必须彻底推翻旧制度和改变旧的生活。

这正显示了契诃夫的伟大。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的深刻性，别里科夫这个人物形象的艺术价值也正在这里。

“套中人”的表现技巧很高，也正如契诃夫的其他作品一样，不论是人物的刻画也好，文学语言的运用也好，故事情节的结构也好，每一个句子都是那么朴实而生动，那么自然地吸引读者的注意。

作者写别里科夫的形象，这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在戏院里出现时，“一个佝偻着的矮子，看上去好像刚用钳子从他的住处夹出来的一样。”我们想想，这刻画得多么深刻！

用简短的文字，他往往能创造很高的意境，优美的情调和气氛，例如在写了兽医伊凡尼奇请求高等学校教师布尔金听他讲一个很有教育意义的故事以后，他就这样简简单单地写：

“不，现在也该睡了，”布尔金说，“明天再讲吧。”

他们走进谷仓，在干草上睡下来。他们盖好被子，刚要昏昏睡去，忽然听见轻轻的脚步声——巴搭，巴搭……有人在谷仓附近走着，走了一忽儿站住了，过一分钟又是巴搭，巴搭。……狗汪汪地叫起来。

“这是玛尔娃，”布尔金说。

脚步声消失了。

这些具体生动的描写如果和前面描写风景的那一段联系起来一想，就仿佛可以感到午夜的寂静，可以闻到谷仓的香味。这简直是诗。对于这样的作家，难怪托尔斯泰要称为“散文中的普式庚”了。

从“套中人”中，由内容到形式，我们都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便是我读过这篇小说后的感想。

(何家槐)

——选自：《语文学习》1954年8月号

契诃夫和他的小说《套中人》

一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是十九世纪末期俄国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是世界闻名的短篇小说大师。

契诃夫生于一八六〇年，死于一九〇四年，他的生活历程是短暂的，但他留下的文学遗产却是极其丰富的。他在二十五年的创作生活中，除去写过一些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革新意义的剧本外，还写了大量的优秀的短篇和中篇小说，晚年经他本人收入全集的就有二百多篇。

契诃夫出生于一个没落的小商人家庭，父亲是杂货店老板，性情非常暴躁专横，契诃夫的童年就是在严厉的封建家长制的统治下度过的，所以他从小就仇恨专制统治，向往进步和自由。在中学学习和在莫斯科大学学医期间，涉猎过大量的进步文艺作品，接受过民主主义思想的熏陶。大学毕业后，他在莫斯科附近从医多年，广泛地接触了社会生活，对沙皇俄国的黑暗现实，有了比较深刻的理解。一八九〇年，契诃夫又到沙俄流放犯人的库页岛进行过考察，进一步认识到专制制度的腐朽。这一切对他的创作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形成了他创作中的强烈的民主主义倾向。

契诃夫小说的题材是非常广泛的，但最能显示他的批判现实主义锋芒的，还是那些批判专制制度统治下的病态社会和这一社会造成的病态人物的作品。熟悉契诃夫小说的读者

都不会忘记，那个因为一个喷嚏打在将军头上，而赔罪不止，甚至恐惧致死的小公务员，那个因为弄不清一条小狗的主人是否与将军有关，而态度瞬息万变的警官，还有那个整天发号施令，到处干涉人们行动，甚至禁止人们唱歌，不许人们点灯闲谈的退伍大兵。在契诃夫塑造的畸形人物的画廊里，尤其令人难忘的是那个晴天也要带着雨伞，穿着雨靴，耳朵里总是塞着棉花的希腊文教员。契诃夫正是通过这些畸形发展的人物，对专制制度统治下的病态社会，进行了形象的概括和无情的鞭笞，从而使人们认清专制制度的腐朽和反动，可以这样说：契诃夫的全部创作，就是一部和病态社会、病态心理斗争的历史。当然，契诃夫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作家，由于世界观的局限，他不可能找到医治这些病态人物，改造这一病态社会的真正力量。但他的作品在砸烂旧世界的斗争中，确是起了积极作用的。

二

《套中人》是契诃夫于一八九八年写成的，一篇具有深广社会意义的短篇小说，是一篇不朽的世界名著。在这篇小说里，作者以辛辣的讽刺笔调和夸张的艺术手法，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胆小怕事、因循守旧、顽固保守、惧怕变革的知识分子典型。由于这一形象的高度概括性，“套中人”的名字，已经成为现实生活中广泛使用的普遍名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就曾多次用“套中人”的名字，揭露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者。斯大林在联共十六次党代会上，也曾斥责那些右倾反对派的首领们染上了“套中人”的毛病。成功的艺术典型总是具有超越时代的生命力的，今天，我们重读《套中

人》这篇小说，仍然会受到深刻的启示。

契诃夫写作《套中人》的时候，俄国正处在一九〇五年大革命的前夜。当时世界革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俄国。在列宁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开始和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工人阶级登上了自觉创造历史的舞台。到了九十年代末期，大规模的罢工运动迅速席卷全国，造成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革命形势。这时，刚刚继位的沙皇尼古拉三世，继承和发展了他父亲亚历山大三世的严酷统治，一方面以“无情的枪杀”镇压革命，另方面则更加强化了反动的警察统治，严禁自由思想的传播，把整个俄国禁锢得比罐头还要严密。这个号称“血腥沙皇”的俄国末代皇帝，为了防止封建王朝的覆灭，他恨不得把整个俄国都装进一个大“套子”中去。

在革命风暴即将来临，而反动统治又极为猖獗的情况下，不少知识分子都被那动荡不安的社会生活和尼古拉的暴政吓破了胆，极力用各种各样的“套子”把自己保护起来。那些曾经和专制制度进行过斗争的民粹主义者，已经完全蜕变变质，或者向沙皇专制制度妥协，放弃斗争，或者向沙皇政府悔悟，投敌变节，他们极力鼓吹“必须适应现存制度”的反动谬论，妄图以此为自己的可耻行为辩护。那些曾经打着“自由博爱”幌子的资产阶级自由派，也已撕掉伪装，时而用改良主义的“小事论”掩人耳目，时而用“勿抗恶”的基督教义自欺欺人。就连那些曾经接受过民主思想影响的进步知识分子，不少人也都沉溺在“为生活而生活”的市侩哲学中，过着蜗牛式的畏畏缩缩，浑浑噩噩的生活，变成了目光短浅，胸无大志的政治庸人。尤其是那些仰人鼻息的小市民，为了保住个人的生活地位，又普遍增长了庸俗的“套